



鈕雨亭隨筆

中

1 冊 5  
95  
2





門 1 曾 5  
雅 95  
卷 2

鋤雨亭隨筆卷中

伊勢東聚伯頌著

桂林插架



一箇忍字於修身上所關係絕切不惟忍之于色于  
貨至於喜怒哀樂悲恐驚亦然君陳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或以苛殺少恩為忍之一端此則殘忍不  
情之徒固不足道耳譬如利字易所謂利者蓋言  
事之宜也然至後世私利之貪故夫子罕言利孟  
子云何必曰利太史公謂利為亂之始是皆指私  
利亦之猶吾不取殘忍之類也通鑑唐紀張公藝  
九世同居高宗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

書忍字百餘以進余謂張氏九世之間或有不可  
其意者然能同居如是其久一家工夫自忍字出  
凡欲有為者可能致意于忍最於兵家觀之晉書  
朱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  
以勝耳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唐  
伯虎百忍歌多舉故事善述其所以忍者

琅邪代醉編云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唐李衛  
公收硯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隣言與相結為隣也  
按香祖筆記引七聖記云鬱華奔日之仙結隣奔  
月之仙然則隣隣通用前說附會可疑但余乏書

不能考證嘗寓佐藤子文不除軒其友在京師者  
寄書并硯圖曰都下某近獲華硯一枚好事傳賞  
謂為希世之珍余就主人觀之狀圓而不厚圍可  
五六寸圖上有結隣二字蓋衛公遺愛之物云欲  
引此為一證恨今不記字傍从阜从玉也

徐氏筆精云古詞長檣鏤鹿子鏤鹿以鏤為輓轡而  
拘帆者故下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  
帆因輓轡而動之意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  
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透板也刻本誤作廷板非

宋太宗在澶淵南城高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

城百姓如喪考妣馮極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此朱伺所謂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之意

唐庚曰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村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某生自稱六々山人後然山人不娶妻終身閉居梅澗詩話云泉南林洪字龍發號可山肄業杭泮粗有詩名理宗朝上書自稱和靖七世孫刊中興以來諸公詩號大雅復古集亦以已作附於後時有

無名子作詩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只留一鶴一童兒可山認作孤山種正是瓜皮搭李皮蓋俗云以強認親族者為瓜皮搭李樹云某生亦此類耳

王維詩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僧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多落第二義

通鑑綱目元紀云至正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雹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發明兩雹之事初未嘗見於綱目今特書之者記大異也按前漢五行志天漢三年八月天雨白雹又王莽傳注師

古曰毛之強曲者曰鬻

淮南子古未有天地之時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本朝開國之始與此相似日本紀天地未剖云々亦祖淮南子

人以放生為佛家事不知既出列子列子元日邯鄲之民獻鳩於簡子簡子厚賞之而放其鳩客問其故曰正且放生示有恩也柳子厚放鷓鴣詞云齊王不忍鷓鴣牛簡子亦放邯鄲鳩

易潤之以風雨風可軋而不可潤也淮南子雷電之聲可以鐘鼓寫也電是陽光非有聲者杜詩塞上

風雲接地陰風本無形陰字不接然皆熟語連用不相妨也

畫法有落茄點後素者流不知其義按爾雅釋草荷芙蓉其莖茄說文茄芙蓉莖从艸加聲荷芙蓉葉从草何聲落茄之落猶落水之落蓋言遠樹無枝似芙蓉枯莖直立之狀也

孟浩然李氏園卧疾詩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張平子有歸田賦子平倒錯恐是涪翁巴西之類陳簡齋詩賣藥如安後漢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此云韓康伯乃合姓名字而用之亦不免誤也

世人多愛櫻菽卯花然此三種挿瓶中則風趣索然不入清賞或病櫻菽無漢名余謂直用櫻菽字可也卯花即楊樞花不如卯花之雅菽出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一日河崎生攜回巷先生詠隨軍茶詩令余次韻邦俗以隨軍茶天竺花胡枝子花之類紛菽不當余詩云花秋天竺或胡枝未有佳名副艷姿珍重中山傳信錄草頭秋色令人知草頭秋即菽字也

竹山翁著草茹危言一書以議時政得失其命名取李觀袁州州學記草茹危言者折首而不悔之語

李亦有所本漢書梅福傳廟堂之議非草茹所當言也危言出論語

岑嘉州詩前年見君時見君正泥蟠去年見君處見君已風搏此似誤作搏扶遙解

達磨腹中有許多佛書然後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之說興焉今行脚僧不知其意所在一向坐禪以為可造三昧嗚呼惑亦甚矣我觀近時書生率無陸王學問文章遽唱虛心良知之說恰與行脚僧識見一般

魯道原重九詩白鴈南飛天欲霜蕭々風雨又重陽

已知建德非吾土孟浩然詩建德非吾土還憶并州是

故鄉賈島詩却望并州是故鄉蓬髮轉添今日白菊花猶似去

年黃登高莫上龍山路極目中原草木荒湊合成

語以成佳對揚升庵塞垣鷓鴣詞秦時明月玉弓

懸漢塞黃河錦帶連都護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

照甘泉高適詩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鶯閨燕閣年三五

馬邑龍堆路八千誰起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靖

烽烟李白詩君談笑靜胡沙此是生吞活剥

今人學書好欲超乘先輩字々多客氣詩亦逞寸句

句眩惑人目俱乏溫柔之氣

唐書牛李傳贊云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

盜儒張履祥曰從德性上做工夫讀書方有益若

讀書不飯之德性非徒無益甚者藉寇兵資盜糧

而已

金剛寺尼惠音善製茶焙用菟道法氣味甘美不減

喜撰年々餉余以驅睡魔寺即甘露寺舊址曰名

茶曰甘露不必本蕭尚故事也

余常多夢或謂余有妄想然如黃帝高宗孔子莊子

夢華胥夢良淵夢周公夢胡蝶果有妄想歟古人

所謂至人無夢亦誣

陳繹曾詩譜晉傳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  
修厥德令終有淑勉尔道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  
其何能淑謏人罔極有靦面目此乃集句之始或  
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李翱來南錄蓋為紀行權輿歐陽公于役志次之叙  
事簡潔可以為法

王摩詰詩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  
上人衣來纔子由所謂不帶聲色者王安石詩山  
中十日雨雨晴門始開坐看蒼苔紋欲一作上人  
衣來紋字刻畫頗費工夫唐宋之域判然分矣

初學以古人心讀今人詩不至輕視以覆瓿也  
以今人心讀今人詩沉鬱如杜飄逸如李淡泊如陶  
韋叟者過不知其妙矣

吾邦詩有二弊去之難矣有才者笨無才者板  
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翻萬點正愁人十四字中  
含許多情白香山雨中憶元九詩云天陰一日便  
堪愁何況連宵雨不休事異而意同善得脫化之  
妙

古人借禪喻詩以要妙悟又有以禪教讀書之法者  
葉叢敬書肆說鈴弟子問讀書之法予曰讀書不



可不學禪，衆問其故，予曰：讀書養靜，不萌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出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書作文，意在筆先，神游象外，這便是禪機。余謂此語讀書正法眼藏第一義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為恥，此是記誦之學，不可以為君子儒也。

東坡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人。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佛燈漸暗，饑鼠出山。雨忽來，脩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

應知我此時情，按老學庵筆記：夜涼云云，此潘道遥句也。近人對其後句，以門開如有人，客可謂鎔金成鍊。

漢人稱物動過其實，故讀書者不可不察。晉書馬隆傳：依八陣圖奇謀，間發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鎧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亦謂奇謀者不免兒戲也。水經注：磁石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令四夷朝貢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門。此亦過稱耳。琥珀之吸芥，磁石之引鐵，雖曰造化自然，不足深恠。

如此二書所載恐是迂而誕矣

通鑑梁紀治河役夫多溺死劉貴曰一錢漢隨之死  
吾俗罵不能辦事者謂不當一文錢蓋一錢漢亦  
此義也

張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備以重幣欲求其  
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去其  
絹此與戴安道破琴氣象極類

語林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每詔此  
兩人嘗曰欲知古事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一  
作今事問崔琳近峯聞畧周益公云蘓子容聞人

語古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  
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  
事勿告君實此一轉語俱見其美

俗云鴉報親戚之喪聞者惡之然鴉非能殺人也人  
死而後報之耳世之惡鴉豈不冤乎朱子詩云鴉  
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吉凶人自召不在鳥聲中  
程俱詩云烏啼未必惡麾去恨不早鴉噪兩耳聾  
主人亦言好安知一喙鳴喜戚自顛倒朝來群鴉  
噪不已童稚無知助吾喜群鴉自與烏爭巢慎勿  
喜歡真誤爾按古樂苑清商曲七曲有烏夜啼唐

書樂志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  
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  
文帝聞而恠之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扣  
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為南充州刺史因此作  
歌李勉琴說何晏之女所作初晏繫獄有二烏止  
於舍上女曰烏有喜聲父必免遂撰此操與前義  
同而事異據此則彼土人似不皆忌也容齋隨筆  
云北人以烏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  
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弦弩挾彈擊使遠去  
辛未之歲余在志州追湖作秋興八首寄大家不騫

不騫和之句句清新所謂以蚓投魚者恨失其稿  
不復記得不騫為人慷慨有古人風受業于凹巷  
先生與余友善不騫既沒三年碑尚未建每一念  
及此不覺淚下因舉其遺篇四首中秋威勝寺高  
閣望月云西川日落澹斜陽回首東山月出光玉  
鏡飛騰懸遠樹彤雲點綴散高岡諸天有影交杉  
竹世畧無聲下露霜冷彩透衣寒病骨悽然一嘯  
向風長中秋東伯頌來訪即去悵然有作云寂寥  
書室鎖初更月上窗前樹影橫人自有心煩遠訪  
我猶如夢喜相迎頻年多病違良會今夜中秋值

好晴何處水亭重引興無由留爾到平明既望伯  
頌再訪得清字沉淪不復逐浮名且卜閑居且養  
生疾在膏肓知學苦心期泉石覺身輕故人江上  
厭新識秋月池頭訪舊盟過我重吟昨宵句熒然  
風露入懷清廣臺寺歸途作云黃雲十里且平田  
處處農歌收穫天煙淡風寒秋野外人歸雁起夕  
陽邊山舍黛色連峰暗林帶霜華遠葉鮮村徑蕭  
條迷客跡墻頭殘柳月如弦不騫嘗從先生遊信  
越二州作新瀉鷺湖竹枝各十首先生北陸游稿  
中收之不復贅

一夕余與不騫作燈說不成古人以燈油喻性情以  
油為氣而燈心為質燈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則  
為才能其熱者性也燈滅而燼落魄降也煙氣上  
騰魂外也油有清濁燈心有肥細乃資質之美惡  
耳當時不騫及余未見此文說得分明理盡于此  
乃欲與不騫談之幽明一隔把筆惘然  
己巳暮春凹卷先生北遊信越諸子餞之清渚時余  
為事所阻不能執祖道之役北陸游稿云清渚席  
上一大盆盛者象山下成點景宛然姨山月夜之  
狀蓋信州之勝以姨山賞月為最余平生夢想所

涉知友以此饗予意亦至矣余及讀之恍如身往  
清渚親陪盛宴按紫桃軒雜錄云唐有淨尼出奇  
思以盤釘簇成山水每器占輞川圖中一景人多  
愛玩腐臭不忍食蓋清渚所施設與此爭巧其寓  
情則為優

常建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孟東野看取芙蓉花  
今年為誰死高季廸夜半殺氣來劍寒燈欲死三  
死字皆妙唐書薛萬均傳城中氣死鼓不能聲八  
字善叙破亾之兆

維春向晚紅謝綠歸偶與友人遊櫻樹里殘花二株

似留春色醉客數輩婆娑其下或有綠樹撼花以  
助歌舞者余悵然而還可謂殺風景矣後讀黃涪  
翁詩云春殘已是風和雨更着遊人撼落花反覺  
一段韻致

經鋤堂雜志云凡事寬作程極有意味且如讀書工  
夫計工以兩日看者作五日看則玩味有餘矣出  
入登途計程以十日行作半月行則不至勞苦冒  
險矣又曰一歲栽培花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  
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得意則不過數年  
耳

辛未春夏之際南嶺疫癘盛行父老云八九十年來  
未曾有之事日夕村民相聚擊鐘鼓驅疫鬼以紙  
糊船送之海上其所過路次戶戶皆閉人燒線香  
隨之頗有閩俗之風

七種類稿云杜工部詩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  
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虛無野寺中温公  
作通鑑不以正統與蜀唯此詩許之其曰幸曰崩  
曰翠華曰玉殿皆以天子與之也張注謂若春秋  
之筆信矣老杜豈直詩人而已哉然主窺二字尚  
有未滿蓋主者一家一國之稱窺者睥睨覬覦之

意也天子有征無戰况窺竊云乎昭烈加兵于吳  
問斬壯繆之罪非無名之師也愚意欲以漢字易  
蜀以帝易主以征易窺庶乎名正言順而於聲律  
亦不乖也余亦嘗以蜀主窺三字為白璧微瑕然  
改漢帝征吳幸三峽則語氣不健此中消息非知  
詩者不可俱語也

漁洋詩話云陳伯璣常語余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  
半鐘聲到客船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尔若云南  
城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余曰固然即如滿天  
梅雨是蘓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聲

壯岳州黃昏鼓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綿州皆詩  
地相肖使云白日澹蕪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  
絕倒耶按柳宗元登柳州峩山詩云荒山秋日午  
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王阮亭題  
清流關詩云瀟瀟寒雨渡清流苦竹雲陰特地愁  
回首南唐風景盡青山無數繞滁州又寄陳伯璣  
詩云東風作意吹楊柳綠到蕪菁第幾橋此亦詩  
地相肖于忠肅詩云楊柳陰濃水鳥啼豆花初發  
麥苗齊相逢盡道今年好四月平陽米價低平陽  
字面極好不可易也吾邦稱曰大家鮮此意者頗

少

詩書畫有三者之訣簷曝雜記云詩看用事字看用  
筆畫看用墨真偽工拙一目可了

梅花仙史曰釋玄政讀袁中郎集凡二十遍最後焚  
之不復觀古人集乃其做詩惟意所適余嘗獲瓶  
花齋外集中有草山瑞光蘭若及玄政之印然則  
其謂付丙丁亦不可信也又余所藏李漢文三冊  
皆有玄政及草山瑞光蘭若之印草山瑞光蘭若  
六字即楷書也

朱竹垞題顧秀才畫梅詩云平生冷咲林君復活剥

江為西句詩畫到影疎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  
靜志居詩話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  
昏非江為句乎林君復易疎暗二字竟成千古名  
句所云一字之師與生吞活剥者有別也按陳輔  
之謂此一聯近野薔薇亦得言外風神如玉晉卿  
謂杏與桃李皆可用實不知詩者之言也南唐書  
江為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

王元之黃州竹樓記文字瀟灑善畫四時之勝以竹  
作樓唐時有之李嘉祐寄王舍人竹樓詩云傲吏  
身閑笑五侯西江取竹起高樓南風不用蒲葵扇

紗帽閑眠對水鷗三四句不及竹而竹樓風致溢  
于言外可與王文衡行

三餘贅筆云吳人呼煖酒器為急須呼煖飲食具為  
僕憎急須者以其應急而用吳人謂須為蘓故其  
音同僕憎以銅為之言僕者不得竊食故憎之也  
按邦人呼茶瓶為急須誤矣

盧仝茶歌蓋祖陳後主獨酌謠云獨酌謠獨酌且獨  
謠一酌豈陶暑二酌斬風颺三酌意不暢四酌情  
無聊五酌孟易覆六酌歡欲調七酌累心去八酌  
高志超九酌忘物我十酌忽凌霄凌霄生羽翼任



致得飄飄寧與世人醉揚波去我遙尔非浮丘伯  
 安見王子喬原作四首此體既肇于鮑明遠教詩此其一也  
 云一身事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  
 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都四牡曜長路輕蓋  
 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祖  
 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  
 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  
 就善官一朝通

庾子山賦絕似唐人歌行春賦云宜春苑中春已歸  
 披香殿裡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揚花滿

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  
 草足礙人數尺游絲即橫路又云百丈山頭日欲  
 斜三輔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縣勝鏡屋裡花香  
 不如花對燭賦云龍沙厲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  
 衣卓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  
 花持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蕩子賦云蕩子辛苦  
 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恆冰合關山唯月  
 明况復空床起怨倡婦生離又云別後關情無復  
 情查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文織未成游  
 塵滿床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

臺聞道夫婿定，應迴手中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  
想行人至，迎前含笑未。其他不可枚舉。春賦云：樹  
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亦似唐人五律。

袁子才曰：元白七言古詩，得力于初唐四子，而四子  
又得之庾子山及孔雀東南飛諸樂府者也。按長  
恨歌連昌宮詞等，專主流麗，蓋自徐陵江總雜曲  
中來。

六朝詩風一變，遂開唐人律詩之源。呂讓和入京詩  
云：倅囚經萬里，憔悴度三春。髮改河陽，髮衣餘京  
洛，塵鐘儀悲去楚，隨會泣留秦。阮謝卒，吳利終成。

矢路人明餘慶，從軍行云：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  
行。風卷常山陣，笳喧細柳營。劍花寒不落，弓月曉  
逾明。會取淮南地，持作朔方城。此等詩，逸入唐人  
集中，不可復辨。

崔顥詩：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不如鮑照獸肥春  
草短，飛鞚越平陸之古。

月支音肉支，本匈奴名。曹子建白馬篇：控弦破左的，  
右發摧月支。注：月支，射帖也。按：射帖，曰月支，蓋  
取射殺胡之義也。  
掌上舞，本為趙飛燕事。又南史：羊侃傳有儻人張淨  
璇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俗說云鬻<sub>魚</sub>鯉<sub>魚</sub>者必有奇禍余謂妄言不足信也然其<sub>所</sub>由未久矣顏氏家訓江陵劉氏以賣<sub>魚</sub>鯉<sub>魚</sub>為業後生一兒頭是<sub>解</sub>自頸以下為人是亦理之不可解者

晉書盛彥母既疾久至于婢使數見<sub>推</sub>搥念恨伺彥<sub>暫</sub>行取<sub>鱗</sub>鱗<sub>鱗</sub>炙<sub>飴</sub>之<sub>母</sub>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sub>母</sub>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按本草鱗鱗治<sub>目</sub>中<sub>淫</sub>層青翳白膜其欲害者適治之耳蓋孝感之所致

官川西岸有川端村村中絕無<sub>腹</sub>蛇土民傳云社神

惡之故然隣村相距數十百步有<sub>腹</sub>蛇村農往往為其被害余嘗<sub>療</sub>其人聞之

王維詩云青草瘴時過夏口白頭浪裡出淦城余謂頭字為<sub>鷗</sub>音訛鮑照詩翻浪揚白鷗李善注翻浪有似白鷗鳥也錢起詩云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鳳沼一作傳說余謂說當作野書說繁于傳岩之野青草對白鷗傳野對堯天尤妙以今觀之反覺牽強

杜少陵石龕詩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我<sub>又</sub>啼余謂本魏武帝熊羆對我<sub>虎</sub>

豹夾路啼，二句偶閱楚詞，蜂結兮鳴東，蝨蠶兮號  
西，載綠兮我裳，蠲入兮我懷，蟲多兮夾我，惆悵兮  
自悲，此真少陵所祖。

劉長卿詩欲掃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妙矣。  
若改紅葉，則失貧家光景。王秋史詩亂泉聲裡才  
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亦佳。近來茶山翁名其集，  
曰夕陽黃葉村舍詩，世人以為新奇，不知夕陽黃  
葉村舍，沉德潛所居之名，出唐詩別裁序。

李杜之詩，二王之書，後人學之，非不善也。然一句一  
字必其面目，則優孟衣冠耳。歐陽公曰：學書當自

成一家之體，其摸倣他人，謂之奴書。余亦謂摸倣  
之詩為奴詩，豈過論哉。

唐書溫造傳：大和二年，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  
按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唐朝文物一時盛矣，而  
宮中有此，卑名抑亦不典之極。

唐太子兼乾私引突厥與相押比，于志寧上疏極言。  
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于兼基，往刺之。二人入其  
第，見志寧，憔悴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蓋鉏麈之  
流也。

東國通鑑云：新羅武烈王，妃文明王后金氏，庾信之

妹也初其姊寶姬夢登西兄山頂坐旋流徧國內  
竟與文明言文明戲曰願買兄夢曰與錦裙為直  
後武烈與庾信蹴鞠庾信故踐武烈衣紐落之庾  
信曰吾家幸逢請往綴之曰與俱往置酒從容喚  
寶姬來綴寶姬辭曰豈可以細事輕近貴公子乎  
文明乃進綴紐美而艷武烈悅之仍請婚遂生男  
是與源公夫人此條氏買夢相類

隋園詩話尹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个字之說如  
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簾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  
也欲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個

字美以此類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簾恰宜秋  
宜字對欲字余謂律詩嚴對偶然亦不可太拘于  
法此句活動在覺新秋三字如尹所改不過求確  
對耳元慎詩兩冷新秋簾星稀欲曙樓亦同一法  
陸深豫章湯抄云予往歲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  
時薛宗鑑作令與酌堂後軒是歲閩中大雪四山  
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  
世稱王維學蕉畫為奇格而不知冒雪看花乃實  
境也按夢溪筆談云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  
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

入神通澤天意，擬此則聖中芭蕉其點景耳。美人蕉一名紅蕉，與芭蕉別種。

南燕主備德寧群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群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備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謂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柳宗元桐葉封弟辨祖此李義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義嘉怒劾奏思貞出

為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義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韓退之送孟東野序祖此

唐書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吾邦葬喪亦有瘞錢俗謂之六道錢余謂天下之廣人物之夥日日所費不可勝數以有用之物為無益之舉當如殊俗代用紙錢鼠璞云寓錢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嘆真是格言

禽字鳥獸通稱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後漢書華

金剛寺碑集卷中  
他日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  
熊四曰猿五曰鳥又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脂者膏  
者羸者羽者鱗者獸字亦似汎指鳥魚也牝牡雌  
雄可以通稱禽獸寄園寄所寄引博物志云周丞  
相與客閑步園中玩群鷗問曰此牝鷗耶牡鷗耶  
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  
狐非獸乎牝鷗司晨鷄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  
牡二字從牛雌雄二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  
狐牝鷗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少陵從軍行云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

石指落層水間漢書匈奴傳高帝自將兵往擊之  
會天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少陵取此改  
墮為落蓋其用字縱橫不汙舊套然亦確乎有據  
魏書盧昶傳諸軍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手足落  
者三分而二古人云杜詩無一字無未處信矣  
唐書柳公權傳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  
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  
悟其以筆諫也又有醫諫柳公綽進大醫箴曰氣  
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者深蓋以醫諫  
也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稍愈哀宗親問愈之之

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瞿然知其為醫諫也元史蕭希憲傳世祖詔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益以醫諷諫也明史夏良勝傳武宗南巡詔下醫士徐整亦以其術諫畧云喜無傷心怒無傷肝慾無傷腎勞無傷脾東坡益公堂記引謝醫却藥以諷王安石新法議論卓絕能中時弊張文譜藥戒十

餘言蓋祖此文

吳又可溫疫論二卷蓋崇禎辛巳疫氣蔓延數省以傷寒法治之多死因推究而著此書謂傷寒中風脈絡曰表入裡溫疫之氣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在不表不裡之間其說發前人所未發然亦有據周書異域傳鄯善古樓蘭國也去長安五千里所治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沙路魏太武時為阻渠安國所攻其王西奔且未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入



每以為候亦即將殭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  
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按多紀先生醫賸拳醫書  
數種證邪從口鼻入之言可謂談博矣然不引周  
書故此表出

溫疫論原病云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  
者病飽食者不病按博物志王恭張衡馬均昔冒  
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  
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竇革酒譜引本草云  
酒味辛苦甘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蟲惡氣昔  
有三人晨犯霧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酒

者無疾明酒禦寒邪過於殺氣夫酒雖能勝寒邪  
通和諸氣苟過則成大疾吳氏之說與此二書相  
反別有所據乎抑不可信也鄉俗出入疫家者多  
借酒力以避疫氣遂無傳染之患

通鑑嘗有一人士參和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  
應服黃龍湯注陶弘景曰今近城寺別塞空罌口  
內糞倉中久年得汁甚黑而苦名為黃龍湯治溫  
病垂死者皆差按溫疫論載陶氏黃龍湯云此症  
下與不下皆死用此或可回生尚勝坐以待斃湯  
名本此時後方絞糞汁飲數合至一二升謂之黃

龍湯又小柴胡湯亦名黃龍湯見千金方

王阮亭曰越處女與勾踐論劍術曰妾非受於人也

而忽自有之司馬相如奮盛覽曰賦家之心得之

於內不可得而傳雲門禪師曰汝等不記己語反

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教語皆詩家三昧余謂不

啻詩家亦可以為醫者三昧矣

余讀釋策彥南遊稿其所履歷令人艷羨蓋吾邦有

韻紀行中第一壯觀但恨佳篇不多淮陰侯祠云

秦楚平未未賞功雲夢游獵失良弓當時若用劑

通計漢祖乾坤掌握中楚項廟云執銳被堅以暴

秦豈圖天下屬寬仁監司休掃廟前草又有春風

生美人許袁詩千載興亡莫浪愁漢家功業亦荒

靜庵詩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裡恨道真魂

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并用虞美人草以

味虞姬策彥送魏提拳詩云聖代祇今多寵華休

官何事獨歸家晚春一別兩行淚半恨啼鵲半落

花金山寺云解道金山山裡寺上方隔在翠微間

龍為行者點燈去鷗與殘鶯結社閑茶鼎烹泉銷

世味蒲團坐砌杜禪關過船日暮重多少和載鐘

聲樹影還張祐詩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飯

兩岸聞日悲在城市終又佳句云遮莫西東語音

粗細不隨筆

七

異良媒幸有管城侯眼似老年者不見六橋風景  
霧中花杜詩老年花作霧中看一聯云客愁滴破杏堂雨僧  
夢燃殘茶竈烟此祖岑嘉州孤燈燃客夢之句風  
斯在下矣

全浙兵制有日本風土記中載邦人詩十餘首曰萃  
異同以備參考詠西湖云一株楊柳一株花本是

唐朝賣酒家唯有吾邦風土異春風無處不菜麻

此首或云策彥作堯山堂外記云交趾使遊西湖絕句一株楊柳幾枝花醉飲西湖賣酒家我國繁華不如此春風遍地是菜麻昔年曾見此湖圖不意人間有此

湖今日却從湖上過畫工猶自欠工夫春日感懷

云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葩景物新可是吾天  
仁更濶小塘幽草亦成春奉邊將云棄子拋妻入  
大唐將軍何事苦堤防關津橋上團圓月天地無  
私一樣光保叔塔云保叔緣何不保夫造成七級  
石浮音縱然一派西湖水說得清時也是污被張  
太守禁舟中嘆懷云老鶴徘徊日出東咲看宇宙  
作樊籠只目飛入堯天濶恨在扁舟一葉中四友  
亭云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香曾遍到遐方我來不  
見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黃題花鳥畫云嬌鳥奇  
花誰畫成花無香氣鳥無聲任君舒卷從君看花

不凋零鳥不驚鳩鵲爭鳴云鳩一聲兮鵲一聲鳩  
 聲啼雨鵲聲晴老天若也難分判一半晴晴一半  
 陰恐是一半陰陰一半答風俗問云君問吾風俗  
 吾風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甕藏新  
 釀金刀割細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按衣冠一聯僧  
奮然對宋太祖之作宋史不載全篇疑是後人續成前後譯史紀餘嗜哩嘛哈答大明高皇帝問日  
本風俗云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  
禮樂漢君臣銀甕藏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  
月桃李普福迷失樂清被獲感懷云來遊上國音  
 中原細嚼青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為  
 客路三千心依北闕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

處朱門桃李巷不知何日是歸年題春雪云昨夜  
 東風勝北風釀來春雪滿長空梨花封上白加白  
 桃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  
 泥融寒冰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去不通落云錦  
 鱗密密不容鍼只為根兒傲不深曾與白雲爭水  
 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  
 不復沈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集堅融  
初胡塵白味萍云重重疊疊砌魚鱗根帶渾無半寸深偏為太陽遮水面不容明月印波心千層浪  
打依然聚幾度風吹不肯沉多少錦鱗藏葉底教人無計下鈎尋寄園寄所寄引莫氏八林云明朝  
欲征安南國作一萍詩當檄文曰穿田渡水冒秧針到原未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敗生枝節

敢生心，但知聚麀焉。知散，祇識浮時，不識沉。大抵  
 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難尋。安南國得檄，即次  
 韻云：錦鱗密密，密莫容針。帶葉連枝，不計深。常與白  
 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難破。萬  
 頃風濤滾，不沉多少。魚龍育王云：偶未覽勝，賀峯  
 藏水。庄漁島無計，把鉤尋。  
 境山路行行，雪作堆。風攬空林，饑虎嘯。雲埋老樹，  
 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  
 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徐氏筆精，倭夷入  
 貢駐舶。杭城外湧金門，味柳云湧金門外柳如金。  
 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取一枝城裡去。教人知道是  
 春深，又西風古道摧楊柳。落葉不如歸意多，寄園  
 寄所寄引西墅雜記云：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

前蜀燕花，不識人問之。題詩云：花如木槿，花相似  
 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闌干遮，不盡尚留一半與  
 人看。按花譜：葵花一名一丈紅，三四句隱用之。陸  
 次雲譯史紀餘釋，金俊和宗學士贈詩云：一曲錯  
 買離鄉舶，抹過鯨波萬里間。震且扶桑無異土，參  
 方飽看浙西山。金俊姓神氏，秀日本國高井縣人。  
 詩見宋學士集中。查為仁蓮坡詩話：汪琬贈人句  
 云：家臨綠水長州苑，人在青山短簿祠。與沐景頤  
 滄海遺珠集所載日本使臣天祥題虎邱寺樓臺  
 半落長洲苑，蕭鼓時來短簿祠之句，似暗合。細味

之用意各別詩格亦自不同釋黃泉山堂清話云  
福省海濱有漂船其中人物儀具極清楚省主知  
貴人以觚置前通信其人即賦詩曰日出扶桑  
是我家飄搖七日到中華山川人物般般異唯有  
寒梅一樣花其末書曰某日本國王某王之子曰  
月夜泛舟不覺至此省主見嘆曰異方之人亦有  
才如此可嘉命有司以盛禮款待具大船送回予  
及至此邦詢其人並無有知之者江村北海曰曹  
學佺明詩選載日本僧天祥詩十一首機先詩二  
首二僧被賞乎中土而湮晦乎我邦甚可嘆惜朝

鮮徐剛中所著東人詩話以清磬月高知遠寺長  
林雲盡辨遙山為日本僧梵吟詩余未考梵吟何  
人

茅亭客話勾居士名令玄蜀都人有敬禮瓦屋和尚  
塔偈曰大空無盡劫成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  
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亂誰無分  
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于此塔葬  
全身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  
禪師天復年初入蜀偽永泰軍節度使庶慶宸捨  
碧鷄坊宅為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

齒一百六十三故有此句按天復元年當吾延喜  
改元瓦屋和尚不詳其人錄談追考

或以日域為本邦之稱非日域猶言天下也魏書李  
孝伯傳世祖太武皇帝英敷自天籠罩日域

賀蘭進明曰晋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  
蕩今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

華之黨莫王衍之比也瑄布衣時與杜甫善及為  
宰相請自師師討賊敗於陳濤斜此役瑄用車戰

果是迂濶甫有悲陳濤詩又其詠懷云杜陵有布  
衣老太意轉拙寄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所謂浮

華之黨甫亦不免其責也朱竹垞曰劉健不喜詩  
謂人曰縱為李杜不過

一酒徒耳然其美廟挽歌可謂  
佳作此語蓋有所激而發也

余性嗜酒旁好詩恨乏韻致近者不自量欲專攻歐  
陽公五代史加之評注他未暇也韓文公詩云多

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他日若編吾詩當以夢亭  
餘事名之蘇頲濱亦曰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

耳與此少異  
文者邦人之所難紀事最難初學以省助字為先務

明史簡潔可以為法如左國史漢不易學也  
魏書皇始六年寫夷植玄廢其主司馬德宗而自立

天賜元年，虜夷劉裕起兵，誅桓玄，按司馬氏篡魏，為天子，而北魏亦自立，稱帝。當時史體當然。

韓文公示姪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柳柳州別舍弟宗一詩云：零落殘魂倍黯然，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烟。二詩同韻，工力相敵。韓詩落句劣于柳，柳詩起句讓于韓。

又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云天仗宵嚴，建羽旄，春雲送色，曉鷄啼金爐，香動螭頭暗，玉佩聲來雉尾高。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雍容雅麗勝杜少陵，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高廷禮正聲，取彼而不取此，何也？宿龍宮灘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送嚴大夫，云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鸞



不假駢酒中留上李相公云濁水汙泥清路塵還  
 曾同席掌絲綸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教爵  
 頻銀燭未消窓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知公不久  
 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此三詩雖絕妙已開宋  
 人門戶秋字云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况與故  
 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令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  
 宜春遠江山多勝遊宛然蘇州語氣可見大家魚  
 不具諸體也三堂新題二十一詠不及王維輞川  
 諸篇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

用多誦而不行乎獲綽戒子威曰讀孝經一卷足  
 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陳淡湖湯成云茹屋誰家  
 絃誦聲未曾日午掩山扃應知多學還多事只教  
 兒童讀孝經蓋用劉蘇二子意學不知要猶不學  
 也

温庭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宝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  
 教寧王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寧王  
 名憲玄宗兄也開元七年封寧王二十九年薨庭  
 筠太中間人自天寶元年至太中初凡百五年上  
 溯開元則更加二十餘年疑是作者設題以寓感

慨非實有其人也。玄宗兄弟五王相次薨逝，至天寶間已無存者。楊太真以天寶四載入宮，元慎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伏避岐薛，李義山詩云：薛王沉醉壽王醒。張祐詩云：閑把寧王玉笛吹，皆誤。庭筠亦似以寧王為天寶間人。

高楚蕪詩云：作詩無知音，不如不作妙。作詩徒苦心，碎鑿渾沌，竅余詩固拙，徒苦思耳。時無同調，不作為妙。

鍾山語錄：皇甫冉詩：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即小兒語矣。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也。

按王世貞秋陰生檜早，暝色赴花遲。蓋祖皇甫句，生字欠工夫。李長吉詩：眼逐春暝醉亦佳。

望海錄引燕居筆記：曰：東坡賞心十六事：清溪淺水，行舟涼雨，竹窓夜話，暑至臨流，濯足雨後，登樓看山，柳陰堤畔，間行花塢，樽前微笑，隔江山寺，聞鐘月下，東鄰吹簫，晨興半炷，名香午倦，一方藤枕，閑甕忽逢，陶謝接客，不著衣冠，乞得名花，盛開飛來，佳會自語，客至汲泉煎茶，撫琴听者知音。

騎虎之勢，必不得下。階，獨孤后語也。五代史：郭崇韜佞，稱為俚語。晉書：溫嶠傳：騎猛獸，安可中下哉。此

唐史臣避高祖諱改虎曰猛獸此語相傳久矣  
古樂府讀曲歌音信濶弦朔方悟千里遙朝霜語白  
日知我為歡消初余以譚元春土鼓語木鐘句為  
新及見此詩覺其陳腐  
王溪清話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  
韻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學書命殷鍤石選二王千  
文名周興嗣次韻二說不同然皆武帝時事也按  
次韻選次韻字以成文也與後世詩人次韻異梁  
書蕭子範傳南平王使子範製千字文其辭甚美  
命蔡遠注釋之自是別本

吾邑福井某不知字嘗遊青樓一妓狡黠調某曰賤  
妾欲書七字偶忘其畫何如書得先作一畫停筆  
問之不應強請某執其手左曲作丁滿座絕倒此  
齊書庾亮于信于不知書署名為于字送上畫之  
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  
後成其外此種之人實不辨一丁者

鈕雨亭隨筆卷中終

門人  
中村長養  
奧百千之  
同校

鈕雨亭隨筆卷中終

門人 中村長養 同校  
奧百千之

